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哲学

纪念版

普通认识论

〔德〕M. 石里克 著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哲学

纪念版

普通认识论

〔德〕M. 石里克 著

李步楼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通认识论/(德)M. 石里克著;李步楼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 分科本.
哲学)

ISBN 978 - 7 - 100 - 13504 - 7

I. ①普… II. ①M… ②李… III. ①认识论
IV. ①B0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8914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普通认识论

[德]M. 石里克 著
李步楼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3504 - 7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5 $\frac{3}{8}$

定价:58.00 元

Moritz Schlick

GENERAL THEORY OF KNOWLEDG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根据奥本肯特出版公司 1985 年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 年 2 月 11 日,商务印书馆迎来 120 岁的生日。120 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选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 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 1980 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 1981 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第一版序^①

在一套自然科学的丛书中竟包括——实际上是开始于——一本哲学著作，这可能会使人们感到奇怪。当然，如今人们普遍地一致认为，哲学和自然科学是完全相容的，但是若要承认认识论具有如此突出的地位，那就不仅意味着这两个领域是相容的，而且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联系。因此，只有它们之间这种相互依存和相互渗透的密切联系确实真正存在，才能证明把这本书包含在自然科学丛书中是合理的。

在没有预示要说的东西之前，作者想首先解释一下自己关于认识论和各门科学之间相互关系的观点，从而在开始时就说清楚本书所遵循的方法。

在我看来——我在其他场合已经表达过这种看法而且也不厌其烦地重述这个观点——哲学不是在各门单个学科之外或之上的一门独立的科学。毋宁说，哲学的要素存在于一切科学之中；哲学是它们的真正灵魂，而且只有借助于哲学它们才成为科学。任何特殊领域中的知识必须预设一套非常普遍的原则，并与这些原则相适应，否则它就不成其为知识。这些原则扩展并渗透到全部知识系统中从而使知识系统具有稳固性，哲学无非就是这些原则组



^① 英文译本删去了第一版序的最后一段。——中译者注

成的体系。因此,哲学寓于一切科学之中;而且,我相信,只有在各门科学这个故土中探求哲学才是通向哲学的唯一道路。

虽然哲学深深地寓于各门科学之中,但哲学并不是在每一门科学中都同样现成地表现出来的。相反,在那些已经达到最高水平普遍性的学科中,必然最容易发现第一原则。显然,对于现实世界具有最普遍有效性的那些命题,乃是自然科学的,特别是精密科学的命题。哲学家们只有在对这些自然科学的挖掘中,才能揭示出他们所追求的珍宝。历史学涉及的是一个单独星球上的单独物种的命运,而语言学则涉及支配着那个物种的非常特殊的活动的法则。与之不同的是,通过自然科学方法所发现的法则的有效性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个个别的实在领域;原则上它可以推广到整个宇宙,不管在时间和空间上多么遥远的宇宙。因此,普通认识论一定要把自然科学知识作为它的出发点。

然而,这并不是说,自然知识是某种特别的知识。无论在什么地方知识都是同一的;最普遍的原则总是相同的,甚至在人文学科中也是如此。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在人文学科中,这些原则虽然也如同在自然科学中那样是有效的,但似乎是应用于更为特殊得多和更为复杂得多的问题,因而察知它们也要更加困难得多。例如,试想一下,在物理过程中寻找因果作用要比在历史事件中寻找因果作用容易得多。

哲学思想和个别科学的思想特征之间的关系差不多也是如此。显然,哲学家应当倾注充分精力于自然知识。相反,自然科学家却发现他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强烈地推动他去关注认识论;因为这些问题在他的科学中具有高度的普遍性,他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不断地要接触到纯粹哲学的领域。他的确必须跨进这个领



域；否则，他便不能充分地理解他自己活动的意义。真正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总是一个哲学家。认识论和自然科学的目标之间这种紧密的相互联系也容许并且需要一种紧密的外部联系。如果在研究院和大学中使这种联系更清楚地显示出来，那就好了，可是，在这些地方仍然有一种将哲学、历史学科同数学和（其他）科学学科对立起来的习惯。在这个时候，本书以这种方式出版，可使哲学和科学的相互关系找到一种适当的表达。

由于上述原因，我很乐于接受出版者关于将此书放到“自然科学”丛书系列中的建议。

我常常追求一种尽可能最简单的表达方式，这是一种逐渐形成从而使所讨论的东西毋须专门的哲学知识就可以理解的表达方式。在少许几处，包含对一些特殊的哲学理论进行详细的批评，从而使作者能够向他的同行们将自己的立场更完整地表述出来，但是，这些段落的叙述很容易识别，那些只关心一般论述的读者可以将其省略而并无损失。

本书以下内容冠以《普通认识论》的书名，因为所探讨的问题完全是有关最终原则的。如果哲学的好奇心没有将我们带到这些最一般的原则上来，而是仿佛停留于最终结果之前的水平，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自然科学——我们还处在自然知识论或科学哲学的范围之内。同样，从历史科学通向普通认识论的道路要经过历史的知识论或历史哲学，从数学通向普通认识论的道路要经过数学哲学，等等。在以下的论述中，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些特殊的认识论的水平上，尽管对我们的成果的具体论证在某些方面可能显得不够完全。但是，即使只出于实际理由，也完全不可能进入到这些领域进行大量的具体研究。因此，作为一



个整体最终地完成我们的论证必须有待于对这些特殊问题的处置。我希望,以后来完成此事。



第二版序

本书出版后已销售一空，脱销已有两年半以上的时间了。作者感到应向读者说明新版延迟至今方得问世之原因，而在此期间人们一直对此书有热切的要求，所以我更觉得有作此说明的必要。

首先，外在的环境促使作者忙于另外的完全不同性质的任务。但是我认识到第一版中存在某些缺陷，由此而产生的一些因素又使我回到对本书着手进行修改并使之有所进展。如果要完全克服第一版中的这些缺点就要求对有关认识逻辑的研究有很大发展并进行扩充，而这将意味着对全书进行重新建构。然而这样全盘的改变，我不能考虑；因为，如果对这本书作这样的改造，那将面目全非，失去原有的性质。那样一来，它将不再能够适合于满足那种要求，使它得以在哲学文献中赢得特殊地位。为了使这本书继续占有这种地位，就必须保持这种总体的设计；为了使它比过去更好地起到它应起的作用，就必须在许多细节方面进行修改。

这样一来，本书第二版的修改只能限于对第一版作一些订正并略有增删。至于在逻辑上使本书中所发挥的认识论观念臻于完善，这一重要任务只能留待以后对逻辑原理作全面的阐述了。

我相信，正确的观念最好以其自身固有的真理性而发挥作用，无需长篇大论地发动对错误的战斗，因此，我把所有不重要的离题的论战性的叙述都删去了。只是在批评相反观点构成我自己的正



面思考的自然的出发点的那些地方,我才把自己的观点的发挥同这种批评联系起来。因此,对康德及其学派的基本思想的批评性评论在新版中仍需保留。事实上,关于“对内在论观点的批评”的重要的一章甚至有必要加以扩充,因为尽管这一章特别地受到广泛赞许性的关注,但我觉得对这一章仍需作某种并非无关宏旨的补充和改进。

我花费了很大精力来改写论述心理学问题的那一章。对这一论题的讨论我一贯给予特别重视,但现在看来,其中大部分还没有得到人们的正确的理解。我在讲课和谈话中获得的经验使我相信能够通过新的表述得以成功地避免以前论述的不足。

至于其他篇章,我想提到的是第 11 节中新加的材料,这些材料对基本的系统化的观点作了很大的简化和压缩。在本书最后一节的阐述也是比第一版的论述更加简短的一个概要。当我着手写第一版时,我就已经清楚地知道,对该节中关于归纳知识所产生的种种问题,若要作出令人满意的处理,实际上就需要写整整的一本书。由于对这个问题不可能在现有的篇幅中作出比较透彻的处理,因此,我索性将这一章加以缩短。

尽管在许多地方有所删节和压缩,但这本书的总的篇幅仍有所增加,但增加不大。

为适应多方面的要求,书后加了主题索引。我的哲学系学生希尔伯特·费格尔在编制这个索引和人名索引方面,以及在改校样方面所做的工作给我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帮助,谨向他表示最热烈的感谢。

作者

维也纳,1925 年,3 月

目 录

英译者绪言.....	1
注释和参考文献	12
第一部分 知识的性质	15
1. 认识论的意义.....	15
2. 日常生活中的认知.....	18
3. 科学中的认知.....	24
4. 通过意象的认知.....	32
5. 通过概念的认知.....	37
6. 定义的界限.....	45
7. 蕴涵定义.....	50
8. 判断的性质.....	59
9. 判断和认知.....	69
10. 何为真理?	82
11. 定义、约定和经验判断.....	94
12. 知识不是什么.....	106
13. 关于知识的价值.....	122
第二部分 思维问题.....	132
14. 知识的相互联系.....	132



15. 严格推理的分析性质	138
16. 对分析的怀疑论思考	147
17. 意识的统一性	155
18. 心理的与逻辑的关系	169
19. 关于自明性	184
20. 所谓内在知觉	188
21. 证实	201
第三部分 实在问题	212
A. 对实在的设定	212
22. 对这个问题的表述	212
23. 对实在问题的素朴观点和哲学观点	217
24. 实在的时间性	232
25. 自在之物和内在论观念	240
26. 对内在论观点的批评	250
a. 未被感知的对象	250
1. 作为实在的未被感知的事物	251
2. 作为非实在的未被感知的事物	265
b. 多个体感知的对象	276
B. 对实在的知识	286
27. 本质和“现象”	286
28. 时间的主观性	299
29. 空间的主观性	307
30. 感觉质的主观性	322
31. 量的知识和质的知识	331
32. 物理的和心理的	350



33. 再论心—物问题	364
34. 对平行论的责难	379
35. 一元论、二元论和多元论	393
C. 实在知识的有效性	403
36. 思维与存在	404
37. 认知与存在	412
38. 有纯直观吗?	421
39. 有纯思维形式吗?	432
40. 关于范畴	441
41. 关于归纳知识	462
人名索引	482
主题索引	486



英译者绪言

希尔伯特·费格尔 阿尔伯特·E. 布隆贝格

对莫里兹·石里克的主要著作《普通认识论》(*Allgemeine Erkenntnislehre*)的英语翻译已延迟很长时间了。该书第一版出版于1918年;第二版(修订版)早在半个世纪之前于1925年出版。我们在这里以《普通认识论》这个书名译成英语的正是该书的第二版。

I

众所周知,莫里兹·石里克(1882—1936年)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维也纳学派”的奠基人和指导英才。事实上,他是这个著名学派的“中心”。尽管如此,他作为一个极为谦逊、不出风头和慈祥和蔼的人,一般地总是乐于在维也纳学派的讨论中扮演一种建设性批评的“主持人”和“调解人”的角色而不是作为一个领导者。只是在很少的场合——例如,在回应奥托·纽拉特关于激进唯物主义的某些具有挑战性的观点或者在回应费列克斯·考夫曼关于现象学的某些试探性观念时——石里克的批评才稍许带有某种尖锐性和攻击性的痕迹。

也许人们并不普遍地知道石里克获得过物理学博士学位。他在著名的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的指导下于1904年在柏林完



成了关于光在非均相介质中的反射的博士论文。同样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是,石里克在倾注全部注意力于认识论和科学哲学问题之前,在1908年就发表了一本叫做《生活的智慧》(*Lebensweisheit*,该书从未翻译成其他文字)的值得重视的小书,这是一本在幸福论方面的某种浪漫主义的研究成果。对于这本书,《自然哲学年鉴》的主编微耳海姆·奥斯特瓦尔德在他主编的杂志中大为赞许。奥斯特瓦尔德仅仅根据他读了石里克的这本书就说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聪明的老博士”(当时充其量不过二十四五岁)。1909年,石里克写了一篇题为《从进化史看美学的基本问题》的论文。然而,早在1910年,他就开始发表了关于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基本问题的许多论文了。

直到1927年以及此后的一个短暂时期,石里克才转向研究“幸福生活”问题。在那一年,他发表了一篇颇有吸引力的文章《生活的意义》。还有一些未发表的关于青春哲学的续篇,其中有一部分是未完成的。他的《伦理学问题》出版于1930年(1939年由大卫·瑞尼译成英文,普林提斯出版社出版)。

石里克的人生哲学大部分独立于但不是完全独立于认识论问题,它基本上是对创造性热情精神的赞颂。他所说的“青春”,不是意指一种年龄组,而是指热情奉献于一个人的活动的的生活。工作(如弗里德里希·席勒所云)就其固有的作为令人愉悦的事情而言,它本身就是一种“游戏”。我们不是为了追求可疑的目的而借助于更加可疑的手段,而是应当看到,当我们从耽于享乐目的上移开,手段本身也成了目的。

石里克由于出生在富裕的家庭,因而他的青年时代从来不知道贫穷或严峻的困苦。他的生活,总的来说,是幸福而充实的生